

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

我们的抗战【济宁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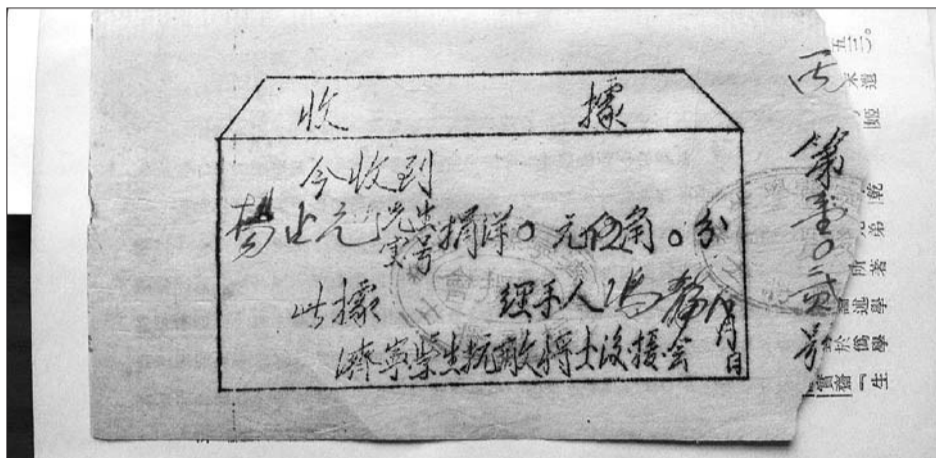
一张募捐收据揭开“学生抗战史”

“你一角我一角，细流汇成河”



一张抗战时期爱国学生为抗战将士募捐的收据，纸条虽然因年久而发黄变色，但字据上“为杨占元先生所捐大洋伍角开具，经手人冯静”的字样，让距离那场战争70年后的人们产生了足够的联想：“学生抗战将士后援会”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？如今，我们来到济宁，在发现这张抗战募捐收据的地方，探寻那些少为人知的过往……

本报记者 寇润涛 高扩 汪沆



济宁一中图书馆发现的一张学生抗战募捐收据。 济宁一中校友会供图

1 校长抗日演讲让学生热血沸腾

8月初，在济宁一中校友会的办公室里，说起数月前发现的这张抗战“证物”，从事校史编辑工作多年的马涛直说：“太罕见了！太珍贵了！”4月初，济宁市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在济宁一中图书馆，无意间在一本《清代文学》分册中发现书中夹着一张发黄的纸条。仔细查看，这是一张抗战时期爱国学生为抗战将士募捐的收据，纸条虽然因年久而发黄变色，文字内容和印章却依然清晰可辨。字据上写着“为杨占元先生所捐大洋伍角开具，经手人冯静”的字样，印章和署名“济宁学生抗战将士后援会”。

马涛告诉记者，他查阅了济宁一中校史后判断，这份收

据大致写于1937年下半年，正值日本军队大举入侵我国，济宁地区的民众积极开展爱国救亡运动。捐款后不久，杨占元本人也参加了革命。“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实物。”据文物局工作人员介绍，油印收据长14.5厘米，宽8.4厘米。“当时为了便于统计募捐款项，对于捐款一般按照‘甲、乙、丙、丁’排序编号，杨占元先生的这张收据是‘丙’字第壹零贰号，由此可推断，参加募捐的民众已有数百人，民众为抗战捐款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。”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之前，学生们早已经对日本兵的种种劣行深恶痛绝了。当时，济宁一中还叫“山东省济宁初级中

学”，校长燕壬培是一位对学生管理非常严格的老师。1937年，内蒙古德王依附日本人发动叛乱，被傅作义将军率部击溃，史称“百灵庙大捷”。

消息从数百公里以外传到了济宁，当天夜里，在山东省济宁初级中学的操场上，灯火通明，全体师生都集合在一起，开庆祝大会。站在操场讲台上，燕壬培校长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，并燃放老师们亲手制作的礼花，校园内一片欢腾。后来，校友朱焕龙曾回忆说：“听着燕校长铿锵激昂的讲话，激荡得我们每一个学子热血沸腾、义愤填膺。”

正是燕壬培的讲话，让学生原本就对日本兵的恨意更加怒火中烧。

2 战火烧到家乡，学子回家办抗战报

1937年，日军进逼华北，飞机数度轰炸济宁城区。山东省立初级中学一度迁至汶上县孔庙，终因无法维持而被迫停办。

在这之前，在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济宁龙门口街人李淦，加入了山东各地抗敌救亡协会和山东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，担任秘密社刊《联系报》编辑，负责报道救亡活动情况。

当听见老家传来消息，“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到济宁老家了！”正赶上毕业的李淦丝毫没有考虑留在济南谋生，毫不犹豫地返回济宁，参加了济宁市

学生抗敌后援会，参加《抗战新闻》小报的编辑。山东报业史资料在《抗日战争（1937—1945）的山东党报》一节中提到了关于李淦等人的事迹：《后援报》济宁1937年7月创刊，1937年12月停刊。济宁市学生抗敌将士后援会创办，社长狄庆楼、李淦、李光治。

据济宁一中校史《一中春秋》记载：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济宁籍在外地求学的大、中学校学生相继回到济宁。7月中旬，原省立七中校友燕京大学的李光治、山东大学的狄庆楼（狄克

东）、北大附中的孙始植、袁文荃等人组织成立了“济宁市学生抗敌后援会”……10月，“济宁市学生抗敌后援会”扩大成为“济宁市各界抗敌后援会”，创办了《后援报》《救亡情报》等，宣传“抗战到底，反对妥协”的政治主张。

《后援报》最初是油印，后改为铅印，不定期，四开四版或八开二版，发行量在数十份至二百份。除办报外，抗敌后援会还通过话剧、讲演、募捐等多种活动，发动城乡人民参加抗日救国运动。

3 被徐向前激励，走街串巷去募捐

从前方战线来看，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撤退的风越刮越大，人们都担心家乡沦丧，当亡国奴。很多学生都心生疑虑：“将来该怎么办？”面对“抗敌后援会”负责人，徐向前说：要做好抗日宣传，把乡亲们发动起来。不要怕日本人，不要当旁观者，有钱出钱，有枪出枪，在战斗中求生。

徐向前的话激励了这些流亡学生与抗敌后援会的代表，一股热情在学生中不断蔓延。在济宁，由姚梅村、王恒芳、李玉如、吴祖芳、张广珍及部分平津流亡学生组成的“赴乡宣传队”，到农

村宣传抗日，演出了话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，演出歌曲《新的女性》《五月的鲜花》《松花江上》等文艺节目。学生抗敌后援会发动同学到各区、乡、镇去宣传，早出晚归，来回徒步几十里，脚板都打起了血泡，一个个筋疲力尽却毫无怨言。

除了宣传抗日，学生抗敌后援会还积极开展全民性的劝募“救国捐”活动，号召市民“当有毁家纾难之精神，捐款救国，救国自救”，“敌人一日不去，抗战一日不停，捐款一日不止”。

从搜集的各类资料来看，马涛告诉记者，募捐主要分文

卖、劝募、募寒衣等三种方式。义卖就是由义卖员将手巾、糖果等小商品送到群众面前，向其宣传支援抗战的意义，群众便自愿付给高于所购商品价值若干倍的价钱。劝募，由劝募者拿着募捐册，到茶馆、酒店、工厂、居民院内讲解抗战道理，劝其捐款，或由各地抗日救亡宣传队义唱义卖。

每逢赶场天，同学们来到集镇，唱起抗日救亡募捐歌：“你一角，我一角，涓涓细流汇成河。切莫嫌，铜板少，你有多少捐多少，只要四万万同胞心一条，抗战胜利就有把握了。”

日军侵华心战从娃娃抓起

“宣抚班”里培养高级亡国奴



李河清是济宁一中的离休教师，今年虽然已是90岁高龄，但仍然精神矍铄。这些年他酷爱运动，还游遍大江南北，但儿时在泰安的一段经历却让他永生难忘。日军占领泰安后，当时居住在泰安的李河清误打误撞进了日本人开办的宣抚班，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数年的噩梦，险些成为奴化教育下日本人侵华的工具。

本报记者 高扩 寇润涛 实习生 孙蕴芷

被日本姐姐“照顾”，上厕所都陪同

李河清的家族世居济宁，1932年，跟随做律师的父亲，全家迁到了泰安。1937年济南沦陷后，日军便对泰安城狂轰滥炸，李河清随父母到泰安农村避难。在农村，经不住一心求学的李河清软磨硬泡，父母同意他进城上学。日本人刚刚占领泰安，李河清在通天街民众教育馆（双龙池）门前，看到份招生广告，日军驻泰安宣抚班成立了一个速成日语初级训练班，男女老幼不限都可报名参加。每日上午八点上课一小时，不收任何费用。凡参加学习者还一律无偿发放书籍、文具、糖果和饼干。

11岁的李河清自然不知其中凶险，报上了名，开学时，他发现来学习的都是小男孩，共有40多人，教师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

军官，课本是本小册子，内有30课，每课有十句日语日常用语，每日一课，一月学完，书上附有中文，无须讲解和翻译，教师反复领读，发音是纯正东京音。

李河清脑子特别好用，一天十句话背得烂熟，深得教师称赞，结业时，教师点名十二人去宣抚班领大奖，他也是其中之一。李河清记得，宣抚班班长鹿岛敬一首先训话，要求从现在起，饮食起居完全用日语和“皇军”打交道，每人配给一个日本姐姐“照顾”，她们和你们同吃同住寸步不离。到这时，李河清也真正明白了他们十二人已经上了贼船，被软禁了。白天各人睡各人的老师单独学习，晚上各人的老师陪着各人的学生睡在一起，夜间去厕所老师也要陪同。

要被诱骗至东京，孩子们绝食对抗

那时，李河清不可能了解，宣抚班实际上是日军侵华的心战特务组织，与在战场上残暴的屠杀不同，宣抚班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，组织青年、小学生、小学教员受训，进行奴化教育，灌输亲日思想。日本人利用孩童的年幼无知，妄图将孩童们培养成日军侵华的工具。进入宣抚班一年后，连同李河清在内的12个孩子已完全成了“日本孩子”：穿黑呢制服、戴日式学士帽、穿黑皮鞋，一口流利的口语，成了高级“亡国奴”。

李河清回忆道，有一天鹿岛招集他们训话，说为了增强知识准备带大家去济南一趟，去济南前放假三天，回家看看父母。可再次回到宣抚班，李河清发现老师姐姐们全部不见了，又派来两个日本军官当队长，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，一个有大尉军衔，一个有上尉军衔，去济南就是由二

人领队。这次去济南，除了观光，他们12名儿童还有与济南日本国高中生联欢的任务。在济南玩了三日，他们被告知启程回泰安，大尉特别交代：外面下雪，全把窗帘拉下安安静静睡个好觉。一觉醒来，已是黎明时分，火车靠站后，拉开窗帘一看，孩子们都倦了眼，竟然到了北京！

这时，孩子的新鲜劲和好奇心全都消失了，他们最担心的是从此不能回家，再也见不到父母亲人。在北京，大尉以游玩、吃食做引诱，在北京8天，他们玩遍了大小景点，返回泰安前，大尉却告诉他们：北京并不算好，东京比北京好多了。因有前车之鉴，这些孩子们绝食对抗，坚决不坐夜车、不拉窗帘，坚决不去东京。日本人只好答应他们的要求，用了缓兵之计：先回泰安和父母告个别，是否去东京以后再谈。

佯攻县城，泰山游击队救出软禁少年



带着儿童游玩的日本海军宣抚班。（资料片）

他们在白天上了火车，仍是包厢，窗帘全部打开，他们还特意买了地图，睁大眼睛，一站一站对照，发现火车确实是沿津浦线铁路南下，这才放了心。李河清说，当时大家心中非常恐惧，考虑到回去仍要被软禁，日本人诡计多端，看来难逃东京之行，最恐惧的就是去了东京便永无回家可能，

完全沦为日本人的工具。

回到泰安，12个孩童仍被押送回宣抚班，鹿岛班长假惺惺表示欢迎归来，半年后又宣布放假三天，回家说服父母，准备去东京观光。就在回家第二天深夜，全城枪声四起，鞭炮齐鸣，黑夜之中火光冲天，乱成一团。对此，李河清也无法弄清事情的缘由，传说是泰山上游击队下山突击县城，日本人也慌了，将哨兵临时撤走，关闭城门准备守城。其实游击队并没有攻城，而是故意制造混乱，让他们“金蝉脱壳”。

李河清说，此时，有两人闯入他家劝他们全家逃遁。父母当机立断，打点了细软，带上现金弃家而走，幸亏家住城外，一口气逃出三里地，一夜跑了三十里，黎明来到东平县花店村。第二天，父亲将李河清安放在一个朋友家中，并剃成光头，换上农民衣服，以防日本人发现。李河清在花店村住了半个多月，父亲又雇了辆马车带他绕道去了济南。